引　子

1995 年初夏，我第一次采访段伯宇先生。

我对这位 92 岁高龄的老人知之不多，只是从有关资料中得知，他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受到过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并深得其信赖，被委以总统府少将高参的重任。而这位总统府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却是一位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笃信马列主义的斗士，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建立一条地下战线，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还听说数年前一部名叫《敌营十八年》的电视剧，剧中的主人公原形就是这位段伯宇先生。对于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真让人不能不油然而生敬意并满怀浓厚的好奇心。

我按照地址在北京建国门外一座普通的住宅楼里找到段老的住处，没有安装防盗门的楼门让人稍感意外，普通的住宅和不设防的楼门似乎与想象中的少将高参相距太远，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扇再平常不过的门，却给了人强烈的亲切感，我正是走进这样一扇门，去结识这位不平常的老人。

站在我面前的段伯宇先生精神矍铄，瘦高而挺拔的身姿，依然保持着军人的英武和稳健，如果不是从那张带着超然微笑的脸上看到那些历史和岁月的深深印记，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面前站的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

客厅里，一对旧单人沙发，一张 50 年代的旧书桌，一个书橱,窗明几净,朴实无华,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墙上张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着几幅字画，大多是段老的友人所赠，其中一幅中堂最引人注目，是段老亲笔手书的龚自珍的诗句，笔力遒劲，神采飞扬。

所有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那篇脍炙人口的《陋室铭》，真所谓‘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

就在这间陈设简单的书房里，段老开始讲述他不平凡的一生，人生的悲欢，历史的风雨，一时全来眼前……

第一章　为中国的前途干杯

⊙ 蒋介石在陆大毕业典礼之际亲自召见段伯宇，他说“你们父子三人同是陆大出身，难得。”

⊙ 陆军大学里众说纷纭，都说总统府高参的肥缺，竟落到了“红帽子”的头上。

⊙ 段伯宇对同窗好友刘农畯的临别赠言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举枪对准自己的同胞。

⊙ 老父亲为“飞黄腾达”的儿子忧心忡忡，感叹“高处不胜寒”。

1946年3月，在重庆陆军大学特七期的毕业典礼上，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当时特七期的学员段伯宇，此后不久，段伯宇被委任国民党总统府军事高参，从此步入了他一生事业最为辉煌的里程，在那些艰险危难的日子里，他和国民党中的志士同仁们一起，为中国革命史诗，谱写了一页光彩壮丽的篇章。

说起那次具有历史性的召见，段伯宇老先生记忆犹新。

1946年3月10日，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园里，一片紧张而肃穆的气氛。

陆军大学地处重庆西部一个名叫山洞的地方，校园位于山顶的一处平坦的开阔地，距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只有数百米之

遥。

陆军大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前身是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保定创办的“陆军行营军官学校”，中华民国成立后，迁至北京,1913 年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1930 年陆大由北平迁往南京，抗战爆发后又辗转迁至重庆西郊山洞。陆大历来被视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孙岳、李济深、徐永昌、林蔚等，都是陆大的毕业生，我国著名军事学家杨杰曾长期主持陆大的校务,他提倡‘富国强兵”,提倡有‘救国之鉴视,御外之本能”,反对‘墨守陈规,纸上谈兵”,他的爱国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针，对陆大的学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这一天是陆军大学特七期的毕业典礼日，身为陆军大学校长的蒋介石要亲自来主持典礼仪式，因此早在几天前，师生们已经在忙碌着清扫校舍，整理内务，操练队伍。

上午 8 时许，全校的师生就集合整队进入了陆军大学的礼堂。礼堂很大，能容纳数千人，因为是抗日期间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因陋就简。此时，主席台上悬挂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大幅画像，台前设立了讲台和座位。

全校师生按照顺序依次进入会场，整队，整理风纪。教育长郑长海站在主席台上清点着人数，人全到齐了，几百人的队伍已经整整齐齐地站好了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的方阵，显得格外整齐而威仪。

此时在陆军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各级军官有几百人，毕业班有三个，分别是：正规班第 18 期,特别班第 7 期以及将官班。担任总教育长的是具有多年军事教学经验的徐培根，担任代校长的是陈仪。这位具有进步思想的代校长，在学生中具有很高威望，后因反对内战，力主和谈，被蒋介石押往台湾杀害。

陆军大学招生一向非常严格，按规定，报考正规班的学员必

须是正式军校毕业的中尉、少校；特别班则招收中校、上校和少将级的军官；中将以上的官员，则入将官班学习，他们之中的人大多身兼要职，平时大多都不住在学校里。当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就是陆大将官班的学员之一。

几百人的会场沉浸在一片肃穆之中，静寂之中等待着的每个人都心潮难平。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摆在他们面前，要他们作出刻不容缓的选择。

近半年多的时间里，时局的变化令他们目不暇接。

1945 年 7 月 26 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 月 8 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进军东北，向日军发起攻击。

8 月 14 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9 月 2 日，日本代表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128 万在华日军向中国投降。

至此，中华民族千百万英雄儿女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宣告结束。

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山城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喜庆抗战胜利的景象让人终生难忘。抗战胜利了，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和平强盛的新国家。不久，人们又在喜悦和祈盼中，迎来了重庆谈判的喜讯。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专机由延安来到重庆，历经 43 天的国共和平谈判，终于在 10 月 10 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为宗旨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而，《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却已经在秘密调兵遣将，对解放区发起了进攻。内战不可避免地又要开始了，整个重庆以至于整个中国的天空上重又布满了阴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主战还是主和，成了陆大学生争议的热点话题。此刻，齐整地站在礼堂中的几百名军人，正怀着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愿望，迎接这毕业典礼一刻的到来。

礼堂外传来了频频的汽车喇叭声，接着，军乐团吹起了接官号。不一会儿，身着戎装外披大氅的蒋介石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进入会场，走在他身后的有参谋总长徐永昌和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全场的将官立即立正敬礼。蒋介石环视了整个会场，向全体师生还礼后连连点头示意说："好，好,请大家稍息。"

接下来参谋总长兼陆大教育长徐永昌宣布校长训词。训词不长，说了些三民主义宗旨和军人应为国孝忠的话，不到 20 分钟就结束了。

训词之后教育长宣布校长检阅。由徐永昌引路，三军的高级将领随后，簇拥着蒋介石走下主席台，径直朝着特别班的队伍走来。

蒋介石缓缓地从特别班每一个学员的面前走过，脸上没有表情，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学员们笔直地站着，朝校长行着注目礼。在在场的所有人看来，校长专门检阅特别班，真是天大的殊荣，但他们谁也料不准校长格外青睐特别班是出于什么原因。

校长走过了特别班的第一排队伍，开始转向第二排，一个，两个，三个。他走到第二排第三个人的面前，出人意料地停住了脚步。他站在那里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修长而高大的青年军官，脸上的神情肃穆之中带有几分玩味。他用冷静而锐利的目光，和对面的那双眼睛对视着，仿佛是要一直看到那双眼睛

的深处去。

此时，偌大的一个礼堂鸦雀无声，人们猜不准出了什么事，人们不知道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在几百人的会场里，蒋委员长为什么会如此郑重其事地长久地站在一个不知名的学员面前若有所思。

那对视太长久了，或者是在人们的感觉当中太长久了。虽然3月的重庆还是春寒料峭，可青年军官的额上已经渗出了细小的汗珠。他感觉到了对面那双眼睛里的审视和挑战，也感觉到了全场目光的注视和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是他必须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刻。他必须岿然不动。他用不易觉察的深深的呼吸克制着心的悸动，他尽力保持着果敢坦然而平静的神情，用更直接的、毫不躲闪的目光，迎接着眼前的一切。

终于，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点笑意，不动声色地微微点了点头，开始向下一个学员面前走去。

校长和他的随从人员到后台休息去了，全场的人都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这时，特七期的班主任宁靖走到主席台前,大声喊起口令:"特七期段伯宇出列!"

方才被蒋介石审视过的军官站在那儿没有动。班主任重新又喊了一遍口令，站在段伯宇身后的一个小个子同学伸出手去捅了捅段伯宇的后背,小声提醒说:"喂,是喊你呢。"正说着,就听徐教育长补充说:"请段伯宇学长上台,校长要接见。"

一时间，几百双眼睛同时把目光聚集在段伯宇的身上。

"段伯宇？他是什么人?"

"校长亲自接见，看来这个人一定大有来头！"

"看样子一定是要破格提拔了，这小子运气不坏。"

会场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

段伯宇笔直地站在那里，平静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暗暗

地吸了口气，然后迈着稳健的步子朝主席台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逐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校长亲自接见，这可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段伯宇到底是哪一路的神仙？

段伯宇被徐永昌领进礼堂后台的一间休息室里，蒋介石正坐在一张椅子里一边喝茶，一边翻阅着一份简历资料。脸上的神态显得比方才随意了许多。

“特七期学员段伯宇前来报到。”段伯宇从容地走到蒋介石的面前，行了一个军礼。

蒋介石站起身，带着不易觉察的微笑点点头，很有耐心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高大的学员。

瘦长而挺拔，谦和而不卑微，稳健而不沉闷，眉宇间有书卷气。

所有的一切都让蒋介石在一见之下就十分的中意，然而他仍然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他问：“姓名？”

“段伯宇。”

“年龄？”

“42岁。”

蒋介石把犀利的目光停留在段伯宇的脸上，也许在他看来，眼前的这位军官比自报的年龄要年轻得多。

“籍贯？”

“河北省蠡县。”

蒋介石抬起头，这一次，他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明显的笑意，“令尊是？”

“段云峰。”

蒋介石自语般地说：“不错，果然不错。段云峰，早年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是步兵科年年考第一的状元。对不对？”

段伯宇恭敬地回答：“是。”

蒋介石打量着段伯宇说：“我还知道你弟弟段仲宇也是陆大毕业的学生,父子三人都是陆大出身,难得,难得。”

堂堂的校长对自己的家世了如指掌，段伯宇并不意外，他曾经听父亲说起，当年父亲和蒋介石同是保定武备学堂的学员，步兵班里回回考第一的学生是父亲，炮兵科年年考第一的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坐回到椅子上，端起了茶盅，沉思着，不再说什么。

段伯宇带着满心的疑惑站在那里，不露声色地朝桌子上扫了一眼，他看见，放在桌子上的那份材料正是自己的履历表。

此时，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朝段伯宇摆了摆手说：“你可以回去了。”

暮色降临的时候，喧闹了一天的校园开始静了下来。在毕业典礼上受到校长的接见，段伯宇一下子成了陆大的新闻人物，他被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学们围着，回答着他们各式各样的询问，直到学友们纷纷散去之后，段伯宇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时，他的心依然像是绷紧的弓弦，为了缓解一下紧张了一天的情绪，他信步走出了校园。

在校外那条松林小路上，他与同窗学友贾亦斌不期而遇。

“伯宇学长，前几日就听人说，上边有调你进总统府侍从室的意思，今天校长亲自接见了你，可见这消息不是空穴来风了。”两人一路走着，贾亦斌用手臂碰了碰伯宇，大声说，这位快人快语的年轻人，什么时候都显露着他特有的亦文亦武的豪侠气。

伯宇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随即问亦斌:“那么你呢,你的去向定了没有 ?”

亦斌摇了摇头说：“说起来还真有点进退两难呢。”

伯宇神情严肃地望着这位与自己同窗三载，意气相投的学

友问“听说韩浚升任 73 军军长，近期就要向山东开发。还听说他要任你为 73 军的参谋长，你应下了没有？”

亦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韩浚不但是我的老上级，还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当年我被丁治磐驱逐出境，无处安身，是他把我援引到湖北军管区，让我当了他的参谋长，后来，又是他和彭位仁千方百计力保我考上陆大，如今他那么恳切地要提升我做他的参谋长，要让我说出这‘不’字，可真难呀。”

伯宇望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际，沉思着，没有说话。

亦斌站住脚，神情坚定地说“但是，我还是说了。我说，这个参谋长，我不能当。”

伯宇的眼里闪出了喜悦的光，他点点头，兴奋不已地说：“好，好，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的，前一阵子，和主战派的人开展辩论的时候，你是那么慷慨激昂，你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建设，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绝不会参加内战。”

贾亦斌有些怅然地点头说：“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但这一次，我却无论如何不能从命了。我对他说，我之所以必须拒绝他，并非是我怕死，不愿意上战场。马革裹尸，是军人的骄傲，过去抗战的时候，他一封电报打来，我立即就启程开赴前线，出生入死，那是因为我们打的是日本人。可如今再要打仗，却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绝不该再打内战了，我绝不会拿起枪去打自己的同胞。”

伯宇兴奋地拉住亦斌的手：“说得好！不再打内战是全中国人众望所归的大事，你能这么做，真让我由衷的高兴和钦佩。那么你下一步做何打算？”

“这几年在陆大读了不少书，也给自己树立过宏伟的目标，我常想，如果上帝让我活 70 年，我就要为富国强兵的理想再奋

斗 30年。如果有可能，我想留在陆大研究院当教官，一边教书，一边继续研究《新国防论》。”

两人走到了小路的尽头，亦斌向伯宇告别，他还要去住在离陆大不远的金刚坡去看望老母亲。早在 1938 年，贾亦斌在任国民党军 41 师参谋处处长的时候，就托人将老母亲和小弟从老家阳新接了出来，送到重庆郊区居住，眼下，抗战胜利了，母亲怀念家乡，近些日子来正筹划着回阳新去，亦斌正在为此事忙碌。

亦斌走远了。“ 中国绝不该再打内战了，我绝不会拿枪去打自己的同胞。 ”掷地有声的话语，还萦绕伯宇的耳边。望着远去的学友，伯宇的心中又涌起一阵阵的热潮，一阵阵的豪情。

伯宇独自漫步到嘉陵江边，江风带着寒意吹到了他的脸上，望着滔滔的江水，一种伟大的使命感给了他无穷力量。此一刻，无数令人激动的往事又历历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在延安抗大聆听毛泽东讲《论持久战》的情景，想起了在重庆周恩来的接见和指示，想起了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的那个夜晚……

面对波涛汹涌的嘉陵江，段伯宇默默地攥紧了双拳，沸腾的胸臆间迸出了一声无声的呐喊——我是共产党员！

呐喊声穿破江上浓重的迷雾，飞向了远处的天边。

晚饭后，伯宇和几位学友一同来到陆大的俱乐部，毕业了，分别在即，俱乐部里比平时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闹。

几个人刚一走进来，立即有人操着满口的京腔京味朝伯宇喊了起来“: 嗨,我说段学长,你今天可不该姗姗来迟呀。如今你是咱们陆大的明星加名票，大伙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说话的人是李向阳。这位公子哥出身的学友是河北省省长的侄子，早年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京城里有名的票友，不但文武场面通透,还能自拉自唱。来陆大之后的头一年,还不显山不露水,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同学间熟了，就耐不住技痒，组织了一个陆大京昆票房，隔三差五的，就找上几个京剧迷一块吹拉弹唱一回。

几乎全陆大的人都知道，这位老成持重的段学长，从来吃喝嫖赌一律不沾，除了读书，唯一爱好的就是这西皮二簧，他从小受父亲影响，是个京剧迷，又天生一副又宽又亮的好嗓子，唱起戏来，一板一眼，字正腔圆，还真有点名须生余叔岩云遮月的无穷韵味，因此他就成了李向阳京昆票房里不可或缺的名票。不少人说，他要是真的肯下海，说不定能红过南麒北马。南麒北马指的是京剧四大名须生之中的周信芳和马连良。

李向阳一边敲着鼓点，一边朝大伙说：“趁着还没分手，再好好过过戏瘾吧，过些天，树倒猢狲散，再想找这神仙似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段学长，今天您来哪一段？”

伯宇笑着朝大伙点了点头，清清嗓子说：“就唱《庆顶珠》里那段西皮流水。”

唱完了一段《庆顶珠》，所有人都鼓着掌，意犹未尽地请段伯宇再来一段昆曲。伯宇想了想说：“就唱《单刀会》。”众人听了，一片掌声。

原来这出《单刀会》，是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名作，写的是三国故事，刘备向孙权借驻荆州，历久未还，鲁肃设宴邀请驻守荆州的关羽，索还荆州，关羽带周仓一人赴会，以豪气和勇气挫败对手，得意而归。这段词曲，雄壮豪迈，气势恢宏，亦且苍凉悲壮，如果没有相当的唱念功底，绝不敢随意问津。

“大江东去浪千叠，驾着这小舟一叶，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早来到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依旧的水涌山叠，好一个年少周郎恁在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鏖兵江水犹然热，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伯宇正唱得酣畅淋漓，众人正听得似醉如痴，一个黑矮的胖

子挤了进来，他叼着香烟，用眼揶斜着段伯宇，阴阳怪气地打断了唱腔。

“了不起呀段学长！好一个单刀赴会，好一个热血英雄。有道是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倒想请教段学长，您到底是为哪一方效力的呀？”

来人名叫尹国祥，也是特七期的学员，据说颇有点来头，平时媚上欺下，班上大多数的人都对他敬鬼神而远之。

段伯宇听了尹国祥的话，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说：“尹学长真会开玩笑，这不过是在唱戏。”

尹国祥冷笑了一声说：“唱戏？只怕是假戏真做吧？”

伯宇收敛起笑容说：“尹学长，我不明白你的话，倒要请你说个清楚明白。”

尹国祥突然哈哈大笑说：“奇才，真正的奇才！佩服，佩服！”说着话朝伯宇凑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竟敢在校长面前演戏，你段伯宇究竟长了几个脑袋？”

段伯宇直视着那张阴恶的脸，不卑不亢地说：“尹学长，你的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尹国祥从嘴上取下香烟，狠狠地掷在地上说：“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别以为校长接见了你，你就能一步登天，实话告诉你吧，你那点底细全都在我的手心里攥着呢！”

“姓尹的，你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的拳头不客气！”有人冲到尹国祥的面前。尹国祥侧过头来，同班的宋光烈正怒气冲冲地盯着他，望着宋光烈那双怒不可遏的眼睛，他的心底冒起一股冷气。

有道是众怒难犯，他知道段伯宇平日极有人缘，自己却是孤掌难鸣，这么想着，嚣张的气焰立时熄灭了一多半，他摆着手连连退了好几步，却还不甘服输地吵嚷着：“我胡说？我有真凭实

据，段伯宇是货真价实的红帽子，我跟他共事多年，他的事，我一清二楚。”

此时的宋光烈已经被气得满脸通红，他抡起拳头追了上去，却被段伯宇一把扯住了。

“不要理他,身正不怕影斜,由他说去吧。’伯宇平静地说。

尹国祥早已跌跌撞撞地逃出门去，一边落荒而逃，一边还在喊“:走着瞧,我倒要看看鹿死谁手!”

目睹眼前这意外的一幕，俱乐部里变得鸦雀无声，大家愣愣地看着段伯宇。

的确，校长的接见实在让不少的人怦然心动，总统府高参的位置也实在让不少人梦寐以求，而今突然听说这个即将飞黄腾达的人竟然是个红帽子，怎能不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只有李向阳还留连在弦管鼓乐之中，连连敲着鼓点说：“这才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唱的是哪一出呀，真是的，好好的兴致，别让那个混蛋给搅了，来来来，咱们重新拉唱起来！”

没人捧他的场，人们纷纷离席而去，伯宇若无其事地拍拍李向阳的肩膀说：“李学长，今天的《鸿门宴》就唱到这儿，明天晚上,咱们接着唱《群英会》,李学长意下如何?”

接下来的两天，陆大校园里的谣言，就像从雨后的蘑菇地钻出来一样，疯了似的随风长。不少人在纷纷议论，有人说段伯宇从来也不是正牌的军人出身，他考陆大在资历上做过手脚；有人说段伯宇是个赤化分子，一向思想激进，不知道怎么会受到校长的赏识；甚至还有人说，说不定这人真的是个共产党。

那些本来就对段伯宇嫉妒得眼红的家伙，更是添枝加叶地四处游说。

“喂，那可真他妈的是个难得的肥缺！天晓得怎么就会落在段伯宇那小子头上？你看他平时那穷酸样，老婆死了好几年也续

不上，连个姘头相好的也没有，听说平时连洗衣裳的活都是自己动手,你说说,上头怎么会看中了他？”

“嗨，这你就不懂了？校长看上他也许正是这一点，我听说，校长最不喜欢镶金牙戴戒指的男人。得啦，个人有个人的福分。”

“真的要是进了侍从室，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抢着这样的美缺，也不知给上边送了多少厚礼？究竟是谁在后边替他说话？”

“别瞎操心了,依我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再者说,侍从室是肥缺不假,可相比之下,当个团长旅长的也不赖,实惠。常言说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得了吧,弄好了有点浮财,弄不好连命全得搭上。”

“可我还是不明白,一个红帽子,也许还真的是个共党,怎么就会……”

谣言对段伯宇好像丝毫没有影响，他照样每天里悠哉游哉地在宿舍看书，照样到俱乐部吟唱，照样和几位好友一起去江边游逛，对于所有的流言和揣测，对于所有好心的劝慰和恶意的刺探,他一概无喜无嗔,一副姑妄听之的模样,如此一来,那些谣言竟然有些不攻自破了。

其实，表面上稳坐钓鱼台的段伯宇，心底里却如奔涌的嘉陵江水一样，风急浪险。他明白自己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个表情，都可能带来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他明白，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他不能有一丝半点的疏漏,否则,自己丢了性命事小,辜负了党的培养和希望,那将会是他抱憾终生的事。

他冷静地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又一遍，他断定尹国祥一口咬定他是红帽子虽然不全是捕风捉影，但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嫉妒，他料想尹国祥拿不出任何一点真凭实据，只要自己能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尹国祥的诡计就一定

会落空。

他告诫自己，越是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当口，越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他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不能倨傲自大，也不能委琐犹疑，更不能喜怒形于色。他得把一切把握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尺度内，如同演戏。此时此刻，他得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智慧，还得有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勇气。

夜已经很深了，和段伯宇同房间的宋光烈还没入睡，他辗转反侧，时不时地还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喟叹。

“光烈,怎么还没睡?”伯宇在黑暗中轻声问。

“过得真快呀,转眼三年,就要分手了,真舍不得你们。”光烈感叹说。

伯宇轻轻地笑了。“又不是从此就不见了，干什么唉声叹气的?”

光烈赤着脚摸黑坐到了伯宇的床头，借着月光望着伯宇说：“你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有学识,凡事都比我们更有主见。这三年里,你像大哥一样关心照顾我们。一毕业,大家各奔东西,再不能像现在这样朝夕相处了。”

伯宇也坐了起来,拍了拍光烈的肩膀,安慰说:“人生聚散也是常事,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别学小儿女态了,我们都是军人。”

“军人，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军人？抗战八年出生入死，那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战，可如今再拿起枪上战场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要去打内战？”光烈痛苦地拍了拍自己的前额，站起身走到窗前，愣愣地望着窗外冷冷的月光。

伯宇无言地走到他的身边。宋光烈猛地转过身，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挥着手说：“抗战胜利的那些日子，我们真的高兴得不知

道怎么样才好，有谁知道时局竟会变成这样，去年的 9 月重庆正在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可军委会却已经向各地发出了《剿匪手本》，我还听说，何应钦去冬在广州召开剿匪会议，公开声称：国共现在虽进行谈判，但绝不能因此对共产党有丝毫宽恕。还说，今后对广东方面之共匪必须彻底肃清，一个也不许放掉。”

伯宇说：“是呀，双十协定的墨迹还未干，国民党就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兵‘围剿’。第一步是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 第二步是集结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还提出要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

宋光烈又一次拉住了伯宇的手，恳切地问：“伯宇学长，你说，我们该怎么办？难道真的拿起枪，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伯宇用力握了握光烈的手说：“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一条真正的出路，我是说全中国、全民族的出路，从希望到失望，又从苦闷的迷惘中觉醒。我想在中国，一定有无数的人也都同样走过这样一条探索的坎坷之路。我早年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五四运动，闹学潮，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那时候我才 15 岁，可已经长得很高，小大人似的。我当了童子军队的总队长，我们和游行队伍一起到海河边上的天津警事厅门前请愿，当时我们童子军负责警卫任务，后来曹锐派马队冲散游行队伍，我们童子军队的小孩子，有好多人都被冲到了海河里，我还记得我当时正好掉到了一只船上，摔伤了屁股。”

说到这里，两个人一齐笑了起来。伯宇又说：“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这件事，我还是挺自豪的。确切地说，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开始认真地思索了。再后来，我结识了一位共产党，是他告诉我许多道理。你说得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举枪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